

美洲西班牙語的某些特征¹

瑪·列塞亞 (María Lecea)

美洲有十九个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很自然，这些國家的西班牙語並不是絕對一致的：墨西哥人所說的話不完全同於阿根廷人所說的話，而这两个國家的話又在和危地馬拉，委內瑞拉或智利所說的話有所不同。然而这些差異並不象西班牙境內各种方言那样分歧，也沒有那样深远的歷史淵源。美洲各國的西班牙語之間的各种細微的差別並不能掩盖其共同性。

由於各种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条件，使用西班牙語的美洲各个地区也具有不同特征，而这些因素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充分研究过。西班牙語傳入美洲，並开始在这塊大陸上傳播，是在“語言已經巩固了它的基本特点並接近成熟”²的时期。散佈美洲各地的士兵和移民來自西班牙不同地区，他們操着夾雜各种方言土語的卡斯提亞 (Castilla) 的民間口語 (这种語言后来在“黄金时代”成为西班牙的文学語言)。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通婚，欧印混合种的發展，以及后来不断的移民都或多或少对美洲各个地区所使用的語言發生过影响。

十九世紀初叶，美洲各共和國脱离原來的宗主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在早一些时候已經展开的統一語言运动就逐漸高漲起來。今天語言的統一更有長足的進展。所有美洲國家的語言科学院和西班牙語科学院之間的合作自將有助於語言的統一，並使西班牙語更臻丰富和完美。我們應該知道今天約有一億四千六百万人使用西班牙語，这还不包括菲律賓使用西班牙語的人口以及西班牙犹太人在內 (根据哥倫比亞語言科学院向第二屆全世界西班牙語科学院大会提出的材料)。

杰出的西班牙和美洲的語言学家都曾对美洲西班牙語特征的各个方面作过研究。路費諾·古埃尔沃 (Rufino Cuervo)，安得列斯·貝略 (Andrés Bello)，彼得罗·恩利格斯·烏萊尼亞 (Pedro Henríquez Ureña)，洛道尔夫·蘭茨 (Rodolfo Lenz)，亞馬多·阿隆索 (Amado Alonso)，托馬斯·那瓦罗 (Tomás Navarro) 等人所進行的學術研究都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們所主張的某些論点是值得爭論的，現代語言学还必須作更廣泛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对这些目前还存在的語言学上的問題獲得滿意的答案。

在研究美洲西班牙語的时候，可以在語言的三个方面——語音，語法和詞彙——看到它的特征。下面我們僅僅作一些簡略的闡述。

印第安族語言的影响

西班牙人初到美洲的时候，当地語言的种类是異常复雜的。据估計約有 123 种語言，其中有很多种今天仍存在於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拉法埃尔·拉伯沙 (Rafael Lapesa) 說：“在西班牙美洲的語言里留下痕跡最多的印第安族語言有：安的列斯羣島的阿拉瓦哥語 (el arahuaco) (今天已經消失)；安的列斯羣島南部，委內瑞拉和圭亞那的加里比語 (el carabe)；墨西哥地区的主要語言那瓦特爾語 (el nahuatl)；秘魯的蓋却阿語 (el quechua) (由印加人从厄瓜多尔順着安的山擴展到智利的北部和阿根廷的西北部)；智利南部的阿勞加諾語或稱馬布倩語 (el araucano o mapuche)，以及巴拉拿 (el Paraná) 和巴拉圭盆地与巴西的瓜拉尼語 (el guaraní).”³

1 本文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西班牙專家瑪·列塞亞同志特別為本刊撰寫的。——編者。

2 Rafael Lapesa, *Histori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Madrid, 1955, 第 326 頁。

3 全上, 第 327 頁。

關於印第安族諸語言對美洲西班牙語發音的影響是爭論很多的。舉例說：研究智利土語和西班牙方言的德國語言學家洛道夫·蘭茨在他寫的“智利話研究”(Estudios chilenos)中提出了智利的民間口語主要是帶阿勞加諾語音的西班牙語的論點。這種論點也是後來他所寫的其他著作的中心論題。他闡釋了產生這種情況的人文和歷史上的條件，研究了他認為是阿勞加諾語化了的音位，確定了智利話、阿勞加諾語和西班牙語語音體系之間的對比關係，最後得出結論：智利話已經遠離西班牙語而阿勞加諾語化了。

蘭茨認為，音節末尾的[s]變為送氣音，如：bosque [bóhke]，是“智利話中最突出的變化”，他把這變化歸於阿勞加諾語沒有[s]音的原故。他說：“這種演變成為智利語音中最奇怪的一點。”後來他了解到安達魯西亞話(el andaluz)在這一點上和智利話達到“驚人的一致”，但他並未改變他的論點。音節末尾的[s]變為送氣音的現象十九世紀以來普遍存在於西班牙很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艾斯特萊馬杜拉(Extremadura)，木爾西亞(Murcia)以及更大一部分美洲地區：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沿海一帶，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地。

由於對西班牙標準語和方言發音的更細緻的研究，擦音[βδγ]源自阿勞加諾語音之說已遭否定。在智利的西班牙語中[b d g]發塞音或擦音的條件與西班牙語及其他所有使用西班牙語國家的方言完全相同。阿勞加諾人在他們吸收的很多西班牙語詞彙(包括最早的借用詞)里，並沒有將[b d g]音弱化，而是相反的把它們加強了，或是完全保存下來。智利發音的特點倒是[ð]音的輕化以及[β]發音的極端弱化。例如Cuba [kúβa]，在智利發成[kúβa]，几近乎[kúa]。

智利發音中[r]和[R]音變成擦顫音或閃音，如otro [ótr̥o]，un roto [un r̥oto]¹。這種變化是來自一種自發的輕化過程。美洲很多地方以及西班牙的那瓦拉(Navarra)，阿拉貢(Aragón)，阿拉瓦(Alava)，里約哈(Rioja)諸省都是如此。在智利，[x]和[g]音在[e][i]之前顎化。[x]音變得與德語ich的[ç]相似，後面帶有[j]音。例如：mujer [muxjéɾ]，jefe [xjéfe]，gente [xjénte]。[g]變成濁音[ɣ]，比西班牙語的[y]音稍後也稍閉。例如：guerra [ɣéRa]，aguinaldo [aɣínáldo]。這些特徵是由於這些輔音與後面的元音同化所造成的。在西班牙各個地區的口語里都有音的同化現象，不過在智利的發音中這種傾向特別顯著。軟顎輔音在前元音前面發音部位向前移，這是智利西班牙語最顯著的特點之一。

蘭茨認為，[dr]這個音組轉變為[gr]音，如piedra [pjéɾra]，padre [páɾre]也是來自阿勞加諾語的現象。他認為[dr]在阿勞加諾語中是沒有的，而這一點就足夠解釋這種變化了。然而，這種變化並不是智利獨有的現象，在美洲南部廣大地區(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墨西哥北部和新墨西哥都是存在的，根據很多語言學家的意見，這是由於[gr]和[dr]在音響上相近的原故。被蘭茨認為是受了殘存的阿勞加諾語語音影響的那些事實與西班牙和美洲各個地區所有的現象是相類似的，因此，他的論點缺少真正的科學根據。

印第安族語言的影響毫無疑問存在於其他方面。這種影響雖然在那些不使用當地土語的人們中間也可以感覺得到，但表現得更突出的自然還要數那些使用兩種語言的地方。例如，在厄瓜多爾山區印第安人和其他居民常混淆[e]和[i]，[o]和[u]：manteca [mantika]，dulzura [dolšóra]。這是因為蓋却阿語只有三個元音的原故。

印第安語的影響很明顯地表現在美洲的語調的特點上。美洲語把語調過分地加以抑揚，這是和西班牙語不同的。

美洲發音的特徵

在殖民的最初時期，傳入美洲的西班牙語保持着它和本土的西班牙語的關係，大部分西班牙語中發生的變化也發生在美洲的西班牙語中。可是它在某些方面和卡斯提亞語(el castellano—即標準西班牙語—譯者)

1 [r̥]音與英語的[r]音相似，英語的[r]在齒齶後發音。西班牙語沒有這個音。

有区别,而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班牙南部的特征相一致。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 seseo ([θ]音發成 [s])。美洲任何地区都沒有把 [θ] 音保留下來,而是代之以 [s] 音。这种 [s] 的發音在各地也很有不同,但一般來講都更近似安達魯西亞的 [s] 而不同於卡斯提亞語或西班牙北部的 [s] 音,因为它是齒音而不是舌尖齒齦擦音。[s] 音不僅使拉丁美洲人所說的話和西班牙人所說的話有所区别,而且使每一个地区說的話又有其特别的發音。例如委內瑞拉安的斯山区居民發 [s] 的音就和委內瑞拉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西班牙語學院不承認 seseo 为美洲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發音中的合法特点,也不允許其存在。这件事在拉丁美洲各國引起了不滿。他們要求西班牙語學院放棄單一的正音規範而代之以既符合卡斯提亞又符合拉丁美洲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的双重規範。第二屆世界西班牙語學院大會承認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並認為 seseo 發音是一种不能否認的語言现实,因而通过一項決定,建議西班牙語學院在下一版語法書中对普遍流行於所有美洲國家甚至也流行於西班牙廣大地区的 seseo 予以承認。

美洲發音的另一个重要傾向是 yeísmo, 即把 [λ] 音讀成 [y] 音,但並不流行於全美洲。很多地区还是發 [λ] 音,如波哥大(Bogotá),和大部分哥倫比亞高原地区,玻利維亞和整个巴拉圭,厄瓜多尔和秘魯高原的一些地区,智利北部和南部,阿根廷鄰近巴拉圭的地区,以及靠近安的斯山从北部到中部山区的農村里。

有兩大地区通行 yeísmo: 拉布拉他河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十九世紀阿根廷政府才遣送一批居民移居內地平原。Yeísmo 在該國之所以廣为流行主要是由於这种發音从京城布宜諾斯艾利斯傳播到这些地区的。烏拉圭也屬於通行 yeísmo 的地区。在加勒比海区域,除了几个地区以外,各个島嶼,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海岸,中美洲和墨西哥都通行 yeísmo。

[y] 的發音也存在着各种差別。最普通的是擦音 [y], 發音時口稍張開,聲部不顫動。帶噓聲的發音 [ʝ] (这种符号代表一种类似法語 [ʃ] 的音) 通行於拉布拉他河地区,而且还逐漸向山区擴展。[y] 的發音部位比 [ʝ] 音要靠后一些,是在前顎上。[ʝ] 的收斂点主要是在齒齦上。發 [ʝ] 音時舌面是平的,而發 [y] 音時則是凸的。[ʝ] 音吐氣較重,肌肉較緊縮。这个音在以 [l] 或 [r] 收尾的停頓之后變成塞擦音。例如: el llanto [el'ʎápto], en llegando [en'ʎevándo], un lloro [un'ʎoro]。([ʝ] 符代表一种顎部塞擦音,和意大利語 "giorno" 中的 [ʒ] 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其擦音較短,顫音較弱,而聲調則更尖些。)

在 [i] 或 [e] 之前,和其他一些極少的情況,在通行 yeísmo 的地区(墨西哥北部,委地馬拉,秘魯沿海一帶)[y] 音不發出來,例如: gallina [gaina], detalle [detáe], silla [sia], estrella [estréa], cabello [kaβéo]。

Yeísmo 即使在主要使用它的國家里也並未被承認為正確的發音。例如,1940年阿根廷全國教育委員會在回答一次關於在廣播中應當遵循的發音標準的詢問時要求採用 [λ] 音。一些拉丁美洲作家也提出:[λ][y] 的混淆一般認為在受過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里是不合適的。"Yeísmo 是我們必須反對並至少從有受過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中澈底剷除的惡習。"¹

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里,在教學中都大力注意發 [λ] 音,而在演講,朗誦和演劇時也都傾向於這種發音。

音節末尾 [s] 音只發成送氣音也是一個相當流行的特點,如 los otros [loh ótroh], pescado [pehká-ðo]。它常常和它后面的輔音同化: mismo [mimmó], 有時則不發音: resbalar [Refaláɾ], disgusto [dixústo]。這種發音被認為是俚俗的發音,而遭到強烈的反對,正如同在受過教育的人中間反對輔音的消失,例如反對把 doctor [doytóɾ] 讀成 [dotóɾ], octubre [oɣtúbɾe] 讀成 [otúbɾe], 反對 [r] 和 [l] 的混淆: soldado [sorðáo]/[solááo], doctor [dotól]/[doytóɾ], sorprender [solprendéɾ]/[sorprendéɾ], albañil [arβañil]/[alβañil], surtir [ʃultír]/[ʃultír], 以及反對 [r][l] 音在字尾的消失: señor [ʃepó]/[ʃepóɾ], candil [kañdí]/[kañdí], morir [morí]/[morír], mujer [muxé]/[muxéɾ]。

1 Bastianini, *Prosodia*, Buenos Aires.

美洲發音在這些特點上恰和西班牙南部的發音相符合，一般認為這是由於大多數西班牙殖民者是安達魯西亞人或艾斯特萊馬杜拉人的原故。這種設想沒有歷史上的根據。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根據統計材料，在十六世紀，安達魯西亞人僅佔殖民者總數的三分之一強。過去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那就是：美洲的 seseo 是從發現美洲時起就被安達魯西亞人帶到新大陸去的。目前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安達魯西亞在整個十六世紀以及在十七世紀初並不要把 [θ] 讀成 [s]。很多語言學家，其中有多人從事該項問題研究的亞馬多·阿隆索（他在“美洲 seseo 的起源”一書中論述這個問題），都認為美洲的 seseo 是在美洲發展起來的一種現象，一種屬於本土的現象，而不是從安達魯西亞移植過來的。在總的西班牙語言史中，它與安達魯西亞，薩莫拉 (Zamora)，薩拉孟加 (Salamanca)，艾斯特萊馬杜拉，木爾西亞及阿里剛特 (Alicante) 一些地方的 seseo 都有關係，而且和加那利羣島 (Canarias)，菲律賓的 seseo 及猶太人西班牙語也有一定連系。

到美洲去的許多安達魯西亞人無疑促進了這種 seseo 的發展，但他們不是它的來源本身。

Yeísmo 也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認為是由安達魯西亞傳入的。甚至象古埃爾沃這樣傑出的語言學家在他的著作“美洲的卡斯提亞語”中也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是後來他改變了這種看法，因為他注意到西班牙的 yeísmo 並不早於十八世紀，而美洲的 yeísmo 正式見於文件是在十七世紀。最古老的記載大約開始於 1680 年，在利馬 (Lima) (秘魯) 附近。關於安達魯西亞的 yeísmo 沒有日期早於美洲的記載。Yeísmo 存在於西班牙，美洲，菲律賓的各個地區，這種地理上的分布不能不使人認為在其出現的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得使它傳播到各地的共同的源泉。看來有可能：在西班牙本土首先出現的地方是安達魯西亞，但是其他地區的 yeísmo 並不是由安達魯西亞擴展而來的。根據以上這些理由，目前一般都認為 yeísmo 是在美洲各個地區自發的一種現象。

至於末尾 [s] 變為單純的送氣音 [h] 的現象，其過程也是相類似的，但不一定來自西班牙任何地區，不論是艾斯特萊馬杜拉，拉曼却 (La Mancha)，安達魯西亞或木爾西亞。一種美洲的發音現象也發生在西班牙南部地區，這還不足以確立它們之間的從屬關係。

除了上面談到的美洲發音中的俚俗現象外，還有一種現象也很普遍，這就是元音併發 (hiato) 的消失，這個現象引起了重音和音色的改變。由此引起了後綴 -ear 和 -iar 的混淆：pasear [paʃja:] / [pa-sea:ɪ]，golpear [golpea:] / [golpea:ɪ]；也引起了重音的轉移，如：maestro [maestro]，oído [oiðo]，país [país]（這種現象甚為普遍）。這種發音甚至在受過教育的美洲人中間也是常見的。重音的轉移也擴展到過去未完成式的詞尾上：leía [léja]，caía [kája]。

阿根廷人把 [ð] 音在分詞 (participio) 中的輕化看作一種極端俚俗的發音，重新恢復了 [áðo] 的發音。在墨西哥這個音甚至發得特別重，幾乎象 [áðdo]。

美洲的俚俗發音還有其他一些是和西班牙的俚俗發音屬於同樣性質的，例如：principio [prenθípjo]，huérfano [gwérfano]，traía [traíβa]，tribunal [triyunál]。

同時還存在着很多古體，如 melécin (medicina)，agora (ahora)，ñudo (nudo)，emprestar (prestar)。

方言和俗語在文學中只出現在描寫地方習俗的作品中。作者往往在描寫某些人物的對話時作為一種表現語言風格的手段來加以利用。

例：

— Y qué dijo el Curandero...

— Que qué dijo, que había que esperar mañana.

— ¿pa que?

— Pa que uno de nosotros tome la bebida de veriguar quién brujió a mi nana y ver lo que se acuerda. El hipo no es enfermedad, sino mal que le hicieron con algún grillo. Ansina fué que dijo.

— Lo beberés vos.

— Sigún. Más mejor sería que lo bebiera el Calistro. Es el hermano mayor. Mesmo tal vez así lo mande el Curandero.

(M. A. Asturias, *Hombres de maíz*)

No hemos de perder el rumbo,
los dos somos güena yunta;
el que es gaucho va ande apunta,
aunque inore ande se encuentra;
por el lao en que el sol se dentra
dueblan los pastos la punta.

(J. Hernández, *Martin Fierro*)

西班牙語學院院士達瑪索·阿隆索 (Dámaso Alonso) 在論及应当共同接受的發音規範時指出：必須尊重一切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里受過教育的人目前講卡斯提亞語的方式，不應當反對現存的微小的歧異，而應當承認它是所有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中某一國的用法。但是必須反對這種傾向進一步的發展，以避免長此以往導致語言的肢解。因此，他建議出版一本規範性的“西班牙語音教程”。達瑪索·阿隆索說：“應該反對想使所有使用西班牙語國家的發音完全一致的任何企圖。尤其應該堅決反對通常為好萊塢貪婪的企業家所擁護的那種標準化的混合的發音：這完全是一種儉俗的歪曲。”¹

語法中的特殊現象

1. 人稱代詞的用法

(1) 蘭茨指出代詞的第一人稱複數陰性形式：“nosotras”在有些拉丁美洲國家中是很少用的。

大家知道，當代詞指幾個不同性別的人時是一定要用陽性形式的。如果用陰性形式，那末所有的人必須都是女性。因此，“nosotros”自然是远比“nosotras”用得多的。然而，在西班牙，當一位女性只提到與她同性的人時却總還是用“nosotras”。

(2) 代詞複數形式“vos”從中世紀末期以來就被加重形式“vosotros” (vos otros) 代替了。開始時“vosotros”只是加重語氣才用，後來被用作複數的唯一形式 (“nos”也是這樣被“nosotros”所代替的)。

“Vos”在過去用作“tú”的尊稱，在西班牙“vos”一直保留到“黃金時代”以後。“Tú”只用來稱呼認為身分較自己低下的人或稱呼最親密的身分平等的人。

“Vuestra Merced”，“Usted”及其派生形式 (Vuesa merced, vuesarced, vuesanced... vucé, vucéd...) 原來都是對貴族的尊稱。

在“黃金時代”以後，“usted”的使用開始愈來愈普遍，代替了“vos”的稱呼。就拿西班牙而論，“vos”現在只在模仿古文時才使用。然而，在美洲的大部分地區，在“usted”的使用日益擴展的同時，“vos”開始用於身分相等的人之間，代替“tú”，而“tú”就不再使用了。所以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講 vos amás 或 vos amáis 代替 tú amas; vos tenés 或 vos tenis 代替 tú tienes, 等等。表示命令，不用 toma, ven, dime, sal, 而是用: tomá, vení, decime, salí. Amás, tenés 和其他同類的形式，如 cantás, salís, sos 都是第二人稱複數的古體形式，同樣，古體的命令式是 tomá, vení, decí, salí, 這在標準的西班牙語中從十六世紀開始就不再使用了。

1 Dámaso Alonso, *Unidad y defensa del idioma*.

这种以 vos 代替 tú 並与動詞古体复数形式配合的用法被称作 voseo.

例:

— Andá — ordenó la niña Griselda — buscale a don Rafo unos topocho maüros pa los caballos. (J. E. Rivera, *La vorágine*)

— Y danos vos algo de comé, que estos blancos llegan de lejos. (同上)

— Con vos no me toy metiendo. ¡Pero si querés, pa vos también hay! (同上)

— Cargá y hablá, porque se pueden hacer las dos cosas al mismo tiempo.

(*Hombres de maíz*)

代詞“tú”虽然被“vos”代替了,可是代詞补語“te”並沒有消失,它与上面我們指出的复数形式配合使用,这种情况僅見於美洲。

例:

Vos te comerés esta tortilla.

“¿ Por qué te aparecés a semejante hora?” (*La vorágine*)

在阿根廷著名的長詩“馬尔丁·菲埃罗”(Martín Fierro) 里我們可找到無數这样的例子:

Hacéte amigo del juez,
no le des de qué quejarse;
y cuando quiera enojarse
vos te debés encoger,...

(J. Hernández, *Martín Fierro*)

No andés cambiando de cueva,
hacé las que hace el ratón;
conserváte en el rincón
en que empezó tu existencia:...

(同上)

No te debés afligir
aunque el mundo se desplome...

(同上)

Dejá que caliente el horno
el dueño del amasijo...

(同上)

Si buscás vivir tranquilo
dedicáte a solteriar;
mas si te querés casar
con esta alvertencia sea:...

(同上)

据赫里·加亚 (Gili Gaya) 的意見,“在完全使用 vos 代替 tú 的國家里, vos 用作主語和介詞补語,而 te 則用作不帶介詞的补語。”

另一方面,搖擺於“tú”和“vos”之間的情勢也造成了“vos”和動詞單数配合的用法。如: Vos eras, vos dices. 这种搖擺不定也是物主代詞“tuyo”或物主形容詞“tu”用在該用“vuestro”的地方的原因。例:

— No eran dos. Eran uno. El Curandero y el Venado de las Siete-rozas, como vos con tu sombra, como vos con tu alma, como vos con tu aliento.

(Hombres de maíz)

Días y noches me pasé en el cañal vigilando si pasaba, la escopeta ya lista, y la suerte fué *muya*, Gaudencio, porque vos te lo trajistes al suelo de un solo postazo. (同上)

在美洲一般口語里，簡單過去時態 (pretérito indefinido) 不用 -steis 這個詞尾，而是用古體的 -stes。所以他們如同在古典作品里一樣講着：Vos engañastes, vos vististes。例：

Y ya que al mundo vinistes con el sino de cantar, no te vayás a turbar.

(Martín Fierro)

Al fin cerrastes el pico después de tanto charlar. (同上)

由於“tú”和“vos”的混淆，-stes的詞尾就常用於第二人稱單數：tú dijistes, tú hicistes。這種用法在西班牙也被認為是俚俗的說法，而為受過教育的人所不取。

在美洲很多地區，詞中的“s”不發音：comi(s) tes, mata(s) tes, 這與安達魯西亞地方一樣。

(3) 講 voseo 的地區

Voseo 通行於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諸國的民間口語中，並沒有滲入到文學中來，而現在還有從口語中被排除的傾向。在這些國家當中 voseo 在民間口語里幾乎佔絕對優勢的唯一國家是阿根廷，儘管該國全國教育委員會和某些語言學權威人士，如阿根廷文學院院士加普德維拉 (Capdevila) 對此極力反對和譴責。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特別是通過電影的影響，已開始把 voseo 看作是阿根廷的特殊現象。

在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智利，秘魯南部和玻利維亞南部，“tú”和“vos”可以互用。

在墨西哥，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大部地區，以及安的列斯羣島（除古巴的一小部分外）很快就採用了“tú”。

Voseo 不僅不日趨穩固，相反地，今天幾乎在全美洲都是走下坡路。這是由於文學語言和學校教學的影響。在某些國家里，如智利，這些因素已經使 voseo 大大地喪失了地盤，特別在受過教育的人中間更是如此。

(4) 在全拉丁美洲的動詞體系里，第二人稱“vosotros”實際上是消失了。一般談話里，說：ustedes tienen, ustedes son 而不說 vosotros tenéis, vosotros sois。即使在拉丁美洲以“tú”的稱呼佔優勢的那些地區里也是如此。安赫爾·羅山布拉特 (Angel Rosenblat) 舉出下面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個拉丁美洲人為了趕走幾只狗而喊道：“¡Salgan!”（這等於說“¡Salgan ustedes!”或是“¡Salgan vuestras mercedes! 老爺們請出去吧！”）這真會使一個西班牙人笑死。”

在美洲文學語言中已經恢復了第二人稱 vosotros，但是直到今天它的使用還只限於莊嚴的場合，典禮和官方文件中。

(5) 從中美洲到秘魯，以“a yo”代替“a mí”，以“con yo”代替“conmigo”的用法極為普遍，這當然是很要不得的俚俗說法。

2. 有關名詞和形容詞的性的特殊現象

(1) 目前存在着一種很自然的語言上的趨勢，這就是：為那些形式上沒有性的區別的名詞創造陰性詞尾。這主要是指以前婦女無法獲得的職業，級位，稱號或頭銜的名詞。研究語言的權威學者一般傾向於承認這些名詞相應的陰性形式。如 médica (女大夫)，diputada (女議員)，abogada (女律師)，catedrática (女教授)，aprendiza (女學徒)，mecanógrafa (女打字員)，dependienta (女售貨員) 等陰性形式已經在使用中予以默認。但是還沒有建立一條不變的一般的規則，雖然為了避免混亂和含糊很有必要建立這樣一條規則。

在美洲這種趨勢已經日佔上風。象 odontóloga (女牙科醫生)，concejala (女參事)，dibujanta

(女画家), ingeniera (女工程师), farmacéutica (女药剂师) 等已经是通用的名词了。

(2) 也有从阴性名词中构成阳性名词的情况: Ovejo (oveja), 或把阴性名词用作阳性名词。例:

No lo habrían sabido si no ven esplendor ante sus ojos un árbol del tamaño de un encino. (*Hombres de maíz*)

— Esto jué también en el mes de febrero, pero no en el costo del Orinoco, sino aquí mismito. (*Rómulo Gallegos, Cantaclaro*)

在有些美洲国家里使用 hipócrito (原字是 hipócrita “伪善者”), pleitista (原字是 pleitista “好讼者”), antigualló (原字是 antigualla “古董”)。

(3) 一些原来只有单一词尾的形容词采用两个词尾: feroz—feroza; servicial—serviciala。

(4) 残存着很多由动词变来的阳性名词, 这些名词在西班牙已改用阴性。例如: 用 llamado, vuelto 而不用 llamada, vuelta。

— Deme otro trago, no me de vuelta del billete, échelo en guaro.

(*Hombres de maíz*)

— Pero ya escuchaste cómo se desesperó recién esa maldita locomotora. Era como un llamado ¿verdad? (B. Kordon, *Un horizonte de cemento*)

3. 冠词 的用法

在墨西哥, 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在名词 catedral (大教堂) 之前一律省掉定冠词。无论在墨西哥城或是在奥阿哈加 (Oaxaca), 瓜达拉哈拉 (Guadalajara) 等地, 到处都是讲: “Vamos a catedral.” “Oyeron misa en catedral.” 这也反映在书面语言中。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新闻:

Las campanas de catedral tocarán y la puerta mayor del templo se abrirá, como cada vez que es consagrado o muere un arzobispo. (“Excelsior” 日报)

冠词的这种省略是不正确的。拉丁美洲权威语言学家都承认这一点。

4. 时态 的用法

目前使用过去完成时态 (pretérito perfecto) 的场合在古西班牙语中很多是使用简单过去时态的。这种用法目前仍出现于西班牙的加里西亚 (Galicia), 阿斯杜里阿斯 (Asturias) 和雷翁地区 (León), 而在美洲也很普遍。例:

Volviéndose a nosotros interrogó: — ¿Ya les trajeron café? (*La vorágine*)

Vino el mozo a retirar los platos y los vasos. Me dijo sonriendo: — ¿Comiste, eh?
(*Un horizonte de cemento*)

在文学语言中以虚拟式的过去未完成时态 (pretérito imperfecto de subjuntivo) 代替直陈式的愈过去时态 (pluscuamperfecto de indicativo) 的用法在美洲比在西班牙更为深入广泛。例:

En uno de los corredores, dos hombres se mecían en sus hamacas y uno de ellos concluía de esta manera el relato que le hiciera el otro.

(*Rómulo Gallegos, Doña Bárbara*)

Ella comprendió que no tenía en los planes del joven el sitio que se imaginara, y los hermosos ojos se le cuajaron de lágrimas. (同上)

虚拟式的 cantase, temiese 形式正在趋向于消失, 而正象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发生的那样, 为 cantara, temiera 的形式所代替。但是文学语言却力图阻遏这种趋势, 企图恢复 cantase, temiese 的形式。

以动词短语 “ir a” + 不定式 (infinitivo) 和 “haber de” + 不定式来代替将来时态 (futuro de indi-

cativo) 的用法是很普遍的。例如: Va a decir (dirá). 在委內瑞拉, 短語 “ir a estar” + 形動詞 (gerundio) 用來表示一個將來的動作也是很常見的。例:

— A quien van a tener que arreglarle la cuenta es a mí, porque de madrugada voy a estar ensillando. (Doña Bárbara)

— Ahora sí que no hay tiempo que perder. Ya voy a estar desenterrando mis plumas, y, ¡ojos que te vieron, paloma turca! (同上)

表达义务概念的動詞短語 “haber de” + 不定式也用來表示可能的行動, 例如說: Vamos pronto a casa, que María ha de estar inquieta.

短語 “va y” + 現在式 (presente) 也用來代替將來時態。例: No se mueva, porque va y se cae. 這種用法在哥倫比亞和中美洲是很普遍的。

短語 “ir” + 形動詞和簡單的動詞形式並用。例如:

¿Cómo le va yendo (代替 ¿Como le va?)

— Echá el resto de lo que vos sabés de los cuatreros o te vas metiendo de nuevo al cajón. (Hombres de maíz)

5. 混合補語 (complemento mixto)

形容詞起副詞作用的用法美洲要比西班牙普遍得多。例:

Ella se zafó suavemente de sus brazos, y poniéndose de pie, murmuró *lento*...

(Reinaldo Solar)

6. 副詞和介詞

副詞短語 no más 用作 solamente。例如: Se lo diré a usted *no más*。在美洲還賦予一種隱喻或加重語氣的涵義。例如說: Y allí *no más* quedó muerto (= allí mismo). Calle *no más*.

— ¡Si es don Reinaldo! El niño Reinaldito, como lo llamábamos hasta ayer *no más*. (Reinaldo Solar)

Y lo cruzó de un lazazo, ay *no más* a mi tutor. (Martín Fierro)

Como no 用來肯定一件事, 它的用法非常普通。

例如:

— ¿Vendrás con nosotros?

— Como no.

副詞 *recién* 不帶分詞用作 “ahora mismo, entonces mismo, apenas, en cuanto, en seguida que, luego que” 的意義。例:

...le daré sobre este punto que a los dos años *recién* nos hizo el cacique el bien de dejarnos vivir juntos. (Martín Fierro)

它也和其他副詞配合使用。例:

Recién entonces salía la orden de hacer la reunión. (Martín Fierro)

7. 句 法

在安的列斯羣島, 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 “es entonces que”, “es por esto que” 的結構是很流行的。這種結構有時出現在西班牙的古籍中, 但是, 看來很明顯, 這是受法文 *c'est alors que* 的影響。有些作家認為在上述地區里這是一種古體。例:

Es entonces que se marchó.

No es ahora que te lo digo. (Doña Bárbara)

-¿ Pero usted no lo sabía, doctor? ¡Si por eso es que él está aquí! (同上)
在委內瑞拉, 不符合西班牙語法規範的句法結構是很常見的, 特別在對話語言里。例:

¡Abuelita! ¿Cuándo será que podré abrazarte de veras?

(Rómulo Gallegos, *La trepadora*)

Sin embargo, en el Aposento las cosas marchaban mal con vistas a peor, y
de esto era que tenía que hablarle a Florentino. (*Cantaclaro*)

詞 彙

印第安族語言最重要的影响在於詞彙方面。西班牙人剛到美洲的時候, 他們遇到的都是些對他們陌生的東西, 人物和現象, 而為了稱呼它們, 大部分都採用了當地土著語言中的詞彙。最早的美洲語來自阿拉瓦哥語, 因為最早發現的島嶼是使用這種語言的安的列斯羣島。下面一些詞都是來自阿拉瓦哥語: canoa, cacique, bohío, canibal, maíz, tabaco, batata, tiburón。其中有些詞象 baquiano, cacique, maíz, 後來傳播到美洲其他地區。Cacahuete, cacao, chocolate, nopal, petaca, tocayo, jicara, hule 等詞來自那瓦特語。Alpaca, cóndor, mate, papa, guano, pampa 來自蓋却阿語。Ñandú, tapioca, tapir 來自瓜拉尼語。一般認為 gaucho 是阿勞加諾詞¹。

許多美洲語詞彙成為西班牙語的一部分, 而且牢牢地扎了根, 目前已經成為地道的西班牙語詞彙, 象 tocayo, 原來是墨西哥語, 是一種行巫的道門的名字。象 butaca (交椅), 原是一種委內瑞拉的印第安人使用的凳子。又象 enaguas (內裙) 是過去安的列斯羣島的婦女使用, 一直披到腳踵的大氈。當然, 也有很多美洲很流行的土語在西班牙是不知道的。例如: china (印第安婦女), chacra (農場), choclo (嫩玉米—蓋却阿詞), mucama (孀姆或女僕), bagual (野馬—瓜拉尼詞), poncho (牧人的外套—阿勞加諾詞)。這些土語成分大大地豐富了美洲西班牙語的詞彙。但是這些詞彙所使用的範圍或區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詞彙只用於較小的地區內, 而有一些詞彙則用於拉丁美洲的一個或幾個國家內。

豐富詞彙的另一個方法就是發展多義詞, 也就是指語言中已有的詞彙意義上的變化。從很早時候起, 第一批西班牙人帶到美洲去的語彙由於要適應新大陸的生活條件就開始產生了變化。當時在西班牙人最早居住下來的西班牙島(即海地島), 有些詞彙已經開始獲得新的涵義, 象 estancia (農場), quebrada (小溪)。美洲西班牙語同樣地吸收了大量的海員術語, 這些術語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涵義, 而用來指陸地上的東西和活動。一些語言學家, 象古埃爾沃, 認為這些詞先在沿海的縣份內使用, 後來逐漸擴展到內地。另一些語言學家, 象達瑪索·阿隆索則認為那些遠征的冒險家由船上學會了海員的術語直接帶到內地。在阿根廷, 十六世紀時, travesía (航程) 這個詞已經用來指一個遼闊而荒涼的區域。Playa (海灘) 用作“無植物生長的廣闊平原”之意; flete (運費) 用作“馬”的意義; costa (海岸) 用作“延展在山腳下的地帶”的意義; mazamorra (海員吃的粥) 用作“玉米粥”的意義; cabo (船索) 用作“繩子”, atracar (使船靠岸) 意為“把車輛靠近人行道”, 象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例:

...pronto sentí retumbar
las pisadas de los fletes... (*Martín Fierro*)
...haciendo blanquiar sus dientes
lo mesmo que mazamorra.
(同上)

新大陸上和舊大陸相似的動植物經常借用西班牙語的名稱。例如, 稱 puma 為 león (獅子), jaguar 為 tigre (老虎), 而以 roble (橡樹), cedro (楠樹), madroño (水楊梅樹) 來稱那些與它們

1 根據拉法埃爾·拉伯沙在其著作“西班牙語言史”一書中提供的材料。

相似的美洲樹木。同樣地，和 *avellana*（榛子），*ciruela*（杏子），*nispero*（枇杷）相似的美洲果子也就用這種名稱。有時，人們用西班牙詞把當地土語中無數不同的名稱統一起來。美洲種火雞的名稱就是一個例子，它在墨西哥叫做 *guajolote*，古巴叫做 *guanajo*，危地馬拉叫做 *chuntam*，哥倫比亞叫 *pisco*，等等，好像這還不夠，在一個國家里又有各種地區的名稱，例如在墨西哥就有 *cócono*，*totole*，*guijolo*，*jolote*，*chumpipe*，*conche*，*cóbore* 等很多名稱。西班牙人叫它 *gallipavo* 或 *gallopavo*，因為它很像孔雀 (*pavo real*)，後來就演變為現代的名詞 “*pavo*”。美洲菠蘿的例子也與此相同，因它很像 *piña*（菠蘿），哥倫布就起了這個名字，而它過去在美洲却有不下一百個名稱。在巴西的瓜拉尼語中叫 *naná*。葡萄牙人取用了 *ananá* 或 *ananás* 的形式，後來這個名稱通過葡萄牙語傳到其他許多歐洲語言里。可是幾乎在全美洲，包括廣泛使用瓜拉尼語的烏拉圭在內，現在都叫做 *piña*。

也經常有這樣的事：一個詞可以獲得新的涵義，來替代原來在語言中表達同樣概念的詞，例如：*calderilla* 是用來煮水的鍋子，在拉布拉他河地區叫做 *pava*，因為其形狀很像臥倒的雌火雞。後來 *pava* 就幾乎完全排斥了原來的 *calderilla*，因而在拉布拉他河流域的各個國家里這個詞已經不復使用。類似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美洲詞彙里有很多古詞和古義，這是一個特點。讓我們看一些例子。以形容詞 *lindo* 代替 *bonito* 或 *hermoso* 是十七世紀西班牙語的用法。那些在“黃金時代”通行於西班牙而在今天已經被遺忘或已被廢棄的詞彙象 *pollera*（裙子），*escobilla*（刷子），*barrial*（泥坑），*liviano*（輕的），*prometer*（保證），*recordar*（提醒），在美洲仍然廣泛使用。例：

...lo asiste con su cuidao
y con su afán cariñoso,
y usté tal vez ni un rebózo
ni una *pollera* le ha dao
(*Martín Fierro*)
De ese modo anda *liviano*
no fatiga el mancarrón;
(同上)

很多詞彙來源於西班牙西部，也就是說它們本來是方言成分。例如：*andancio*（輕度流行病），*peje*（魚），*lamber*（舐），*fierro*（鐵）是雷翁方言成分。*Bosta*（糞），*laja*（小船）來自加里西亞或葡萄牙。在美洲相當普遍使用的詞，象 *botar*（投，擲，丟掉），*pararse*（站着）和其他很多詞都可能是西部方言。例：

—No se moleste, doctor. La sangre que he botado no era sino la que me sobraba.
(*Doña Bárbara*)

...Y allí está como amarrao
a un *fierro* que no se duebla
(*Martín Fierro*)
Y aves, y bichos y *pejes*
se mantienen de mil modos...
(同上)

Entretanto, la señora de Sojo, enjugándose los ojos, se paraba dispuesta a despedirse. (*Reinaldo Solar*)

西部方言之所以比較多，是因為到美洲去的人很多都是雷翁人，艾斯特萊馬杜拉人，葡萄牙人，加里西亞人的原故。

在美洲造新詞的現象也很普遍。出現了一些廣泛使用的後綴，象動詞的 *-iar* 後綴。例如，*cueriar*（鞭打），*difuntiar*（殺死），*solteriar*（獨身），*manotiar*（偷）：

Y cuando, se iban los indios
con lo que habían *manotiao*,
Salíamos muy apuraos
a perseguirles de atrás (*Martín Fierro*)

Carniar (宰牲畜):

No hacen más que dar trabajo
pues no saben ni ensillar;
ni sirven ni pa *carniar*,... (*Martín Fierro*)

Cachilapiar (用繩索捕捉牲畜)

—Hoy *cachilapiamos* unos cincuenta orejanos en una sola pasadita de lazo—dijole Sandoval. (Doña Bárbara)

后綴 -ada 用來構成許多表示動作和後果的名詞。例如: insultada (侮辱), conversada (談話), atropellada (踐踏)

—Y que no han sido pocas las *atropelladas*. (*Doña Bárbara*)
...y sin advertir la significativa *guiñada* (guiño) del bonguero, le permitió embarcarse.
(*Doña Bárbara*)

En Altamira con la *soltada* de las queseras, todo el ganado se estaba alzando.
(*Doña Bárbara*)

这种后綴也構成很多集合名詞。例如 *caballada* (馬羣), *potrada* (馬駒羣), *torada* (牛羣):

Me vine alarmadísimo, porque esta noche al llegar al ható con la *torada* supe que Barrera había mandado una comisión. (*La vorágine*)

A veces decía al volver
del campo la descubierta
que estuviéramos alerta,
que andaba adentro *la indiada*. (*Martín Fierro*)
No teníamos más permiso,
ni otro alivio la *gauchada*,
que salir de madrugada... (*Martín Fierro*)

在美洲的各个國家里由動詞變來的名詞形式也很有不同。例如, 阿根廷用 *desbande* 代替 *desbandada* (潰散), 委內瑞拉和其他一些國家以 *cuido* 代替 *cuidado* (关心), 以 *relajo* 代替 *relajación* (松弛); 薩爾瓦多和其他一些國家以 *aporte* 代替 *aportación* (貢獻)。例:

Entonces lanzáronse los caballos sobre *el desbande* con vertiginosa celeridad, y los fugitivos se fatigaron... (*La vorágine*)

后綴 -aje 也是使用特別多的。例:

Se puso a desbarrar contra Zubieta diciendo que no le pagaba al zambaje su trabajo.
(*La vorágine*)

¡Ese *animalaje* arremolineado forzando por barajustarse toda la noche!
(*Doña Bárbara*)

No tiene sino que mirar como me he quedado con el *mautaje* solamente. (同上)

El caimán acecha sin que se le vea ni el *aguaje*. (同上)

使用指大后綴和指小后綴在美洲远比在西班牙來得普遍。而這些后綴的使用在各個地區又有自己的特點。例如在阿根廷使用 *amigazo*, *buenazo*, *paisanazo*。

Amigazo, pa sufrir

han nacido los varones;... (*Martín Fierro*)

在很多地区, 流行象 *reciencito*, *adiosito*, *apenitas*, *yaita*, *nunquita* 一类的指小詞。例:

—Adiós, tené duidado por todo y hasta *puesito*. (*Hombres de maíz*)

—Un lindo dorado, efectivamente. *Reciencito* sacado del río, ni tengo que decirlo. (*Un horizonte de cemento*)

No se atrevió a largar la sogá, ahí *mismito* recogió su gente... (*Doña Bárbara*)

—¡Sabrosa esa agua *fritita*! (同上)

—¡No, mi capitán! ¡Por vía *suyita*! (同上)

指小后綴甚至用於形動詞 (gerundio) 上。例:

—¡Ahí, doctor! Ya está *cogiendito* el paso. (*Doña Bárbara*)

Me fui a dormir *silbandito* iguanas. (同上)

—Yo lo que hice fué arrimarle la lanza. Lo demás lo hizo el difunto: él mismo se fué *clavandito*, como si le gustara el frío del jierro. (同上)

在厄瓜多尔山区使用 *unito*, *al airito* 等指小詞; 在聖多明各, 古巴, 委內瑞拉等國使用 *momentico*, *ahoritica* 等指小詞。例:

—No me lo niegues que yo lo sé *toitico* (todo 的指小形式)。(*Doña Bárbara*)

在拉布拉他河地区, 智利和其他一些地区, 用后綴 *-azo* 構成最高級。例如以 *cansadazo* 代替 *cansadísimo*。例:

—Te has vuelto cimarrón —deciale la madre, *llaneraza* todavía a pesar de todo.

(*Doña Bárbara*)

...la verdad del caso jué

que me tuvo *apuradazo*,

hasta que, al fin, de un bolazo

del caballo lo bajé. (*Martín Fierro*)

有一些后綴來自土著語言。例如, 从那瓦特語后綴 *-ecatl* (表明種族的) 產生了后綴 *-eca*, *-eco*: *azteca* (阿士族人), *guatemalteco* (危地馬拉人); 而且 *-eco* 在墨西哥和中美洲還用來構成許多指明身體缺陷的形容詞: *bireco* (斜視眼), *chapaneco* (矮子), *cacareco* (麻子)。

在阿根廷西北部一些山区使用的后綴 *-la*, *-l* 如 *vidala* (生命) 來源於蓋却阿語的指小后綴 *-la*。有時它又和西班牙語后綴 *-ita* 連在一起用: *vidalita*。

在阿萊基巴 (秘魯) 和阿根廷北部, 常常在西班牙詞的後面加上蓋却阿語的物主詞 “y”, 來加強其表達力。例如他們講: *viday* (我的生命), *agüelay* (我的祖母)。

在拉丁美洲的社會各方面都趨向於使用新詞。在報紙上經常可以見到象 *vivar* (歡呼萬歲), *sesionar* (舉行會議) *vetar* (否決) 等一類詞。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veto* el proyecto de Ley de Amnistía que el Congreso Nacional había aprobado por amplia mayoría. (“El siglo”)

有些新詞的產生是出於需要, 因為某種原因在西班牙使用的詞彙不再適合於美洲所使用的語言因而不得不另找一個詞彙來代替。例如, *parado* (失業者) 在美洲是指“站着的人”儘管他在辛勤地勞動着, 因此必須另用一個別的詞彙, 從不同的角度來表達同一概念, 有的地方就用 “*desocupado*”, 有的地方就用 “*desempleado*”。

美洲有很多的外來詞。十九世紀美洲文化趨向法國, 吸收了很多法語詞彙。在 1870 年前厄瓜多尔作

家孟达尔沃 (Montalvo) 甚至說：“今日的西班牙語只不过是轉訛的法語而已。”但是由於後來展开了一場激烈的反對外來詞的斗争，才使这些詞彙逐漸消滅。

由於各國移民居住的結果，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外來詞最為丰富。有些意大利語詞彙深入到各个社会階層的一般口語里，例如：chau（再見），cachar（取笑），manyar（吃飯），但現在正逐漸被淘汰。

在安的列斯羣島，墨西哥，中美洲和委內瑞拉，英語詞彙的侵入是很嚴重的，不过這几乎全都是關於運動，技術或商務的詞彙，並沒有滲入到文學中來。正象前些時期抵抗法語詞彙那樣，現在正出現一股抵抗英語詞彙的强大潮流。

一般語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詞彙在美洲已不再使用，這主要是為了在語音上避免同音詞的原故。例如講：cocinar el pan 或 cocinar el puchero，而不講 cocer（同音詞是：coser）。不用 cazar（同音詞：casar），而講 ir a cacería，或 ir de cacería。同样的詞彙還有：sima（同音詞：cima），abrasar（同音詞：abrazar），poso（同音詞：pozo），cegar（同音詞：segar），cebo（同音詞：sebo）。

另一個原因是有些詞由於詞義上的演變，在一個國家或一定的區域內變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用語，因而為受過教育的人所不取。

有些詞彙本來在西班牙用於文學語言中，而在美洲的一般口語里却成了普通的詞彙。例如講：“cortarse el cabello”（理髮）（不用 el pelo），salivar（吐痰）（不用 escupir），用 transpirar（流汗）和 transpiración（汗）代替 sudar 和 sudor。

多用 esposo（夫）和 esposa（妻）或 señora（太太），代替 marido（丈夫）和 mujer（妻子）。以上指出的全部特征就賦予美洲詞彙一種特別的面貌。

詞典編纂

西班牙語學院一直對美洲語言的發展予以注意，並且在它所編的西班牙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里採納了新的詞彙和成語。今天這種工作仍在進行，不斷地從拉丁美洲出版的詞書中和各地學者送來的詞彙表中吸收新詞彙編入詞典中。可是這種詞彙的收集還太少，既不完全又有缺陷，並沒有能包括所有語言中出現的新詞和各種成語。

新詞，成語，短語，格言以及詞彙的意義變化，這一切賦予這個北起美國南部南至火地島的廣大地區里的語言自己的特點。很有必要對這全部丰富的詞彙源泉作一次完整的編纂和分類的工作。應當明確地指出在美洲日常用語里使用各個詞的地區，以便借助於大詞典就可清楚了每個詞是怎樣使用和在哪地使用的，它的真正涵義又是什麼。這個工作很艱巨，需要美洲詞彙學家的通力合作。

認識到所有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的專家共同合作的必要性，1956年決定成立一個由各國西班牙語學院各自選派的一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來審定和充實應當編入大詞典的美洲詞彙。

美洲著名的語言學家和詞彙學家已不止一次對於大詞典的修改和充實提出過寶貴的意見。這些意見主要涉及下列一些問題：

- 1) 需要把大詞典中缺少的在美洲一定國家或所有國家的日常用語里使用的詞彙或短語編入詞典中。
- 2) 改善或修改大詞典給某些詞彙所下的不完全或不確切的定義。
- 3) 增添某些詞彙在美洲具有而尚未編入大詞典中的涵義。
- 4) 糾正大詞典在指出某些美洲詞彙使用的國家或地區方面的錯誤或不確切之處。
- 5) 把某些已為全美洲或幾乎全美洲所使用的新詞收錄在大詞典中。
- 6) 取消對在美洲仍廣泛使用因而並非古詞的詞彙所加的“古語”的名稱。
- 7) 糾正大詞典中有些某些在美洲使用的詞彙字形上的錯誤（這裡包括重音符號）。

所有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將由上述委員會負責，委員會地址將設在一個美洲國家。

此外，還認為必需出版一部十分完備的包括幾世紀以來講西班牙語的人所使用的各種各樣詞彙的西班牙

牙語語源詞典。該詞典將搜集各个时代和各种說法的詞彙，从雅語詞彙到俗語詞彙，从一般用詞到一个國家或地区內的特殊用詞，从永久性的詞彙到在短期內存在的詞彙，应有尽有。为了完成此項工作，1946年成立了西班牙語学院的輔助機構——詞典編纂研究所；並且已着手搜集和整理材料。从一开始，西班牙与美洲詞彙的搜集就佔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有使用西班牙語國家的代表都将参加這項工作。

1956年規定，西班牙語学院在沒有預先和所有美洲各國語言学院商榷並征得它們的同意之前，不得作出有关語法或詞典編纂方面的重大決定。這項措施大大提高了美洲各國語言学院的作用，因为在这以前西班牙語学院在解决上述問題上一一直享有絕對的自由。很明顯，沒有美洲語言学家的合作不可能圓滿地進行美洲西班牙語的研究工作，也不可能完成西班牙語言的科学研究在这些問題上向專家們提出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王怀祖譯)

談談学习現代法語和法語翻譯工作

戴妮絲 (Denise Li)

學習法語的學生，一般总是先学法語的結構，然后学一些淺易的文章，到了后來，所學的差不多全是从十九世紀偉大的散文家如巴尔扎克、司丹达尔、福樓拜、左拉、莫泊桑的作品中選出來的文章。这是很好的，应当这样开始，以便打好正确而清楚地說寫法文的基礎。但是当學生畢業以后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工作中运用所學的知識时，他将遇到通俗的口头法語和报刊書籍中的二十世紀的法語。一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他会感到有些茫然失措。当然，今天还没有一种所有作家和各种文章通用的典型語言。阿拉貢 (Aragon) 的風格与薩特爾 (Sartre)，罗傑·瓦揚 (Roger Vaillant) 就不一样。即使在政治性文章中，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員會上的演說和皮埃尔·谷 (Pierre Cot)、皮埃尔·古达德 (Pierre Courtade) 的社論文体又不一样。現在我們試把今日的法語的一般特点說明一下。

我認为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詞彙的多样化。在同一段文章里，可以从高雅的文体所用的詞彙很快地轉到通俗的詞彙，甚至“行話”，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詞彙轉到科学或工業技術詞彙或政治詞彙。

讓我們拿維戈尔 (Vercors) 的“一个法國人在中國的苦惱”一書中的一小段做例子，在这里他寫了他第一次接触到京剧的觀感。

Et, ce soir, enfin, l'Opéra.

C'est une épreuve et nous sommes inquiets. Farge et Fargette nous en ont tant dit! Ils y allaient presque chaque soir; nous avons entendu d'autres cloches. Dans combien d'autres livres sur la Chine n'avons-nous pas lu au contraire que c'est un théâtre incompréhensible, ennuyeux à mourir, accompagné d'une musique aigre et barbare, intolérable aux oreilles bien nées?

En seconde partie, nous allons voir, nous dit Liang, un opéra historique, Le Stratagème de la ville vide. Il s'agit d'un premier ministre, sage et astucieux, et d'un général qui n'en fait qu'à sa tête.

Si l'art est un défi, comme je le pense, si c'est la tentative épique de créer, face à la "marâtre nature", un univers humain et rien qu'humain—ce que nous avons à présent sous les yeux en est le suprême accomplissement. Tout est créé—recréé. Que reste-t-il, sous ces arabesques noire et rouge, rouge et blanche, noire et jaune, de nos visages zoologiques? Ce sont des visages pourtant—mais à notre décision, à notre goût, non